

鸟语盈门

□张正

我的信报箱是自己设计制作的，箱上有暗锁，上端留下的孔可以插进报纸杂志。信报箱挂在我家院门口的一侧墙面上，上面有水泥浇筑的遮阳篷，不遭风不惹雨。

那段时间比较忙碌，等我想起打开信报箱，已隔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照例拍拍箱门，里面传出的声音是沉闷的，说明箱里有内容，我遂转动钥匙。打开箱门，一双深色的小眼睛正惊恐地注视着我！

我的信报箱被这只叫不出名的小鸟占据了，箱里填进了一层厚厚的干苔藓，和一些细软的毛发。小鸟直愣愣地盯着我，我本能地伸手捉住了它。它在我的手心连挣扎都没有，温顺得出乎我的意料。一抬眼，我的信报箱里，它“U”形巢的底部躺着几枚晶莹碧青的小蛋。

一共八粒！

我跑回屋，把手心的小鸟展示给女儿，告诉她：“小鸟要在我们家信报箱里做妈妈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女儿的眼睛惊喜得发亮，“那你还不把它放掉！”对，千万不能吓着它。我轻轻地锁上信箱门，又小心翼翼地从报刊孔把它塞进去。

“小鸟还敢回来么？”女儿问。是啊，我刚才粗鲁的举动，一定吓坏了它。我有点后悔我的冲动。

不几天，女儿帮我打消了担心。那天中午放学回家，她搬来一张机凳，爬上去将信报箱门打开。没有小鸟在里面，鸟蛋还在。她轻轻地拈出一枚鸟蛋，惊呼：“小鸟的蛋热乎乎的！”正在做饭的妻子也过来看，用手试探了一下鸟蛋的温度，说：“真的！赶快放回去，弄破了，鸟妈妈肯定会伤心的！”

我们连邮递员也关照到

了，请他把邮件、报纸直接从门缝塞进院子，暂时不要放邮箱。我们似乎都在努力忘掉它，事实上，我们在默默地等待。

有一天，下班回来从院门口经过，我突然被信报箱中传出的声音吸引了。叽叽叽，还不嘹亮，像婴儿的啼哭。我忍住，不让自己开心。可吃饭前，我还是忍不住，郑重地向女儿和妻子宣布：“我要让你们看一件最开心的事情！”

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都憋着心里的欢喜，拥挤到信报箱旁。我一百二十个小心地打开信报箱门。立刻有一团暗红的肉肉的小鸟跃进眼帘，许多只光光的小脑袋柔弱地昂着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像是嗷嗷待哺的孩子。最调皮的一只，居然踩在兄弟姐妹身上，把头仰得最高，叽叽叽地叫，还未发育成鸟喙的黄边儿嘴巴张裂了半个脑袋袋。

拍下几张照片，我变戏法似地很快关上了信报箱门。此后每天，我家的院门口总被小鸟的鸣叫萦绕着。有几次，我又忍不住打开信报箱门，观察拥挤成一团的小鸟。每一次，我们都是全家集体行动，为的是减少惊扰小鸟的次数。我试图看一看那只鸟妈妈是怎样喂小鸟、用什么喂小鸟的，未能如愿。

我不再刻意惊扰它。但我还是发现了它的行动规律：每天清晨是它最忙碌的时刻，信报箱里儿女们叫得特欢，它在树丛和信报箱之间来回不停地飞，也不停地叽叽喳喳地叫。它以一只鸟的辛劳，满足八张嘴的饮食，它一定一边忙碌一边安慰它的孩子们：“别吵别吵，就来，就来……”

鸟语盈门，爱心盈门。这个春天，我的信报箱里收到了大自然传递给我的爱。

微观

花阴凉

韩国光

我早上坐在办公桌前给用户打电话时，桌上蓦然飘进一块晃动不定的“花阴凉”，紧挨桌子的南面窗外栽有几棵香樟树。我轻挪了一下椅子，“花阴凉”好像心有灵犀似的，也跟着移了过来。这种“花阴凉”是平铺在桌面上的，奇妙的花形，黑多白少互相映衬着，并且随着窗外微风闪烁变化着。另一种“花阴凉”是挂在窗户薄薄玻璃上的，我下午坐在办公室忙平时，一抬眼发现西面窗户映着许多跳跃的图案。西窗外站立着一棵枝叶触窗的桃树，我看着这图案就想到了秋天的时节，桃树的枝叶连同果实都钻进了窗内。

“花阴凉”是太阳之神借助绿树、微风在大地上写下的清新散文和诗行。人间万物离不开赤裸的阳光去普照，也需要流淌着绿意的“花阴凉”去滋润。一段段温馨往事是“花阴凉”，一句句亲切话语是“花阴凉”，一幅幅自然画面是“花阴凉”……

养什么

程应峰

凡俗生活中，人到了一定年龄，大多热衷于养生。养，常常就是一种节制，如：少肉多菜，少衣多浴，少食多嚼，少车多步，少言多行，少欲多施等等，就是要求人们在生命进程中通理知利有节。

有人偏好养心。养心，养的是内在的修为，通过不断汲取文化学术，涵养心志，获取平淡宁静、乐观豁达、凝神自娱的心境。有人爱种花养草。养花草，养的是一种内在感受。感受自然的脉动，感受万物的生发枯荣，感受植物本真的气息。有人沉醉于养玩物，比如养石，养壶。也有人爱养宠物。

有所爱，才会有所养。你养了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它给予你的，是正确的生活导向，而不是一味的痴迷沉落。

梦子

周萌

家乡山野的“梦子”熟了。梦子是种野果，挂于低矮的枝头，成熟时或黄或红，味道酸甜可口，形如草莓，但体型稍小。不知为何老家人称这种野果叫“梦子”，搜查诸多资料也无从考证，只知它是一种蔷薇科悬钩子属的果实，学名山莓。

梦子比桃李杏等成熟得早，恰赶上水果稀缺的空档期，且漫山遍野都是，因此在过去，它深得农村孩子们的喜爱。而今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各种水果几乎不受时节限制，梦子渐受冷落。

上次去老家办事，山路两旁挂满了熟透了的大红梦子，无人来采，让人感慨万千。我欣然采食了许多梦子，酸甜的味道让我久久回味。梦子若是“梦的果子”，这梦应该就是云淡风轻的童年梦吧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

《木马图》木刻 广军

清淡咸鸭蛋

□李晋

咸鸭蛋不仅是端午的吃食，更是清淡饮食的化身，冷热适中的白米粥，煮熟凉透的咸鸭蛋，放在一起品吃，即使就餐环境转换到火焰山脚下，那心中也是淡然清爽的。饮食，也会左右着情绪走向。

制造惬意，咸鸭蛋有这个附属功能。早年老家门口住着一位以拉煤为职业的王伯，傍晚，我常去他家玩，总能看到他在喝酒，下酒菜，十有八九有咸鸭蛋。蛋切成四瓣，凌乱地搁在青釉碟中，如小舟停泊于清冽的湖面上，似乎符合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诗意。“小舟”数量随着王伯酒兴逐渐减少，到最后，只剩下瓷碟釉面上晃动着王伯的满意表情，那表情，模糊却真切，从我的记忆长河里脱水而出。

鸭蛋有青白两色，青色为上品，吃螺蛳、昆虫、小鱼等野食的散养鸭能产这样的蛋。青壳蛋柔和洁净，其色彩被称作鸭蛋青，似乎为纯粹美好的象征，来形容美玉、天空等物象。天刚放亮后的水乡，农人饲养在水畔的鸭子钻入芦苇荡中，伏地撕臀，鸭子摇摇晃晃走开后，留下一只带着余温的青

色蛋，对应着罩着薄雾的青天。

咸鸭蛋可用盐水浸泡腌制，如果用黄泥中和盐水包裹蛋壳腌制更易出油，煮后敲开蛋壳，蛋黄油汁从柔嫩细腻的蛋白里流溢出来，剖开两半，红黄相间的蛋黄里是浅浅的一汪油。用筷子挑一下，油汁顺着筷子不断地往下滴，筷子头被抹得晶亮，吃在嘴里能感到细密的沙感。但还有比这更好的腌蛋，据说旧时经营盐栈的商人专挑双黄鸭蛋，用经年老盐卤腌制，口感更为美妙。

盐商定制版的咸鸭蛋已几乎成为传奇，但这样的传奇，赋予了现实生活中咸鸭蛋更为深沉的滋味，而且，咸鸭蛋的滋味是可以过度到其他食材上的。天热口中乏味时，我常会把咸鸭蛋蛋黄、蛋白切成小丁，蛋黄丁搭配剁得细细的菜心，待米粥煮沸后放入，烫滚后即可出锅，盛在碗里的米粥漂浮着繁多的油星，蛋黄红亮，菜心翡翠，养眼之余，裹裹热香更是挑衅味蕾。另外蛋白丁是和两块烫洗后的嫩豆腐一起翻碎凉拌，放上蒜泥香油，色是洁白可人，味是清淡素雅。这样的一粥一菜，简单方便，似乎能让人咀嚼出菜根的源头香味。

为你收藏记忆的人

□于春

母亲年纪大了后，变得很唠叨，像一头老牛一样反刍过去的种种，最喜欢说我小时候的事情。

母亲从老家过来帮我带孩子后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没有一个认识的人，很想找一个说话的人。我们忙于上班，很少有时间陪她。母亲便经常与女儿说起我小时候的事情。你爸爸小时候长得很可爱了，别人都说他像一个女孩子，叫他小美女。你爸爸小时候可调皮了，上树掏鸟蛋，下河抓鱼……

女儿不吃饭时，母亲就说，你爸爸小时候特别能吃，那时候，家里粮食经常不够吃。你爸爸总是吃饭速度最快，吃完了就看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分一些给他。女儿生病了，母亲又说，你爸爸小时候可坚强了，吃药打针从不哭。也不管女儿能不能听懂，总之，母亲往往一说就是一大堆。

给我十块钱

□熊燕

书店门口，刚将车停稳，一个中年男子走过来敲窗，他肚子微凸，皮肤黝黑，看上去很健壮。

“我向你打听个事。”中年男子说。我将车窗玻璃摇下。中年男子凑近车窗：“我出来找工作，工作没找到，请给我十块钱，给孩子买个盒饭吃，可以吗？”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，看到不远处一个十五岁左右，身高超过一米六的女孩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站在不远处，朝这边张望。

我有些吃惊。头一回遇到如此明确说出目的，说出金额的乞讨者。我看了下时间，正是吃午饭的时候。我打开钱包，拿出十元钱。想了想，换成一张二十元的。我将钱递给他，他说了声：“谢谢”，走向那

妻子听了母亲的话后，经常取笑我。真看不出来，现在你这么文静，原来小时候，也是一只小猴子。妻子的话虽然让我在她面前形象全失，却也让我回忆起过去的快乐时光，心情瞬间变好了许多。

今年过年回家，女儿没有什么玩具，吵着要回来。母亲却神秘一笑，从某一个角落找出一个袋子，拿出了一堆陈旧的玩具。我一看，这不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玩具吗？陀螺、铁圈、奥特曼、木刀。虽然已经破旧，却很整洁。我特别惊讶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忘记了这些玩具，却不知道母亲把它们当宝贝一样收藏了起来。这些玩具让我的记忆瞬间打开，想起了曾经的欢乐时光。

一朵花开，风会记得它们的香。人活一世，即便很普通，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，你最亲近的人，总会有人记住你做过的事情，默默地收藏着你的记忆。母亲就是那个为我收藏记忆的人。

个女孩。女孩开心地一笑，两人迅速离开，朝远处走去。

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为自己点赞。想着他们父女二人拿着二十元，一人一份盒饭，吃饱的样子，我的嘴角不由得往上翘。这时候，旁边一辆车的车窗摇下来，驾驶室中一个中年女子侧过头，对我说：“你刚才给他钱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中年女子说：“我遇见他们几次了。第一次，我给了他二十块钱。谁知，几天后，在超市门口他又敲车窗向我乞讨。再后来，在银行附近遇到他。今天，又看到他。”

我一惊！沉默半秒，说：“也许，他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已。”中年女子笑笑：“但愿吧。”然后启动车，将车倒去，挥手告别。

不管怎么样，那对父女今天的午餐有着落了，不是吗？